

海南人文

十八行村民居建筑雕塑装饰风格独特。李幸璜 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云平 莫培俊

夏日草木葳蕤，绿意正浓。文昌有这样一个充满古朴气息的老村落，这里的村民总是带着淳朴亲切的笑容，守着古老的文化，守着父辈的继承，既有风尘不染的清幽，又有传统生活的历史印迹。这里就是文昌会文镇的十八行村。

十八行村是湖峰村委会最为古老的自然村落，地处湖峰中心，缘起于坐南朝北纵向排列的十八行民居群而得名。这里的建筑分布极具规律，每行多则七八户，少则二三户，一祖一行，依序而居，形成的十八行民居为多进封闭式院落。

十八行村的形成经历了五六百年，历史底蕴深厚，村民一向重视教育，出过举人；十八行村民也敢于开拓创新，这里也有文昌最早的闯海人，早在清末民国初年，村里就有人远渡重洋谋生。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下南洋谋生的人就更多了，全村家家户户都有人侨居海外。华侨们在外也心系桑梓，捐资助学，热心公益。

在十八行村，不仅可以感受到海南历史的温度，也能从古建筑中看到海南乡村的古风传承。

百年建筑有来头

十八行村已有500多年历史，是我省现存明清建筑规模最大的古村。走进村子，顿觉古风扑面。沿着长长的巷道前行，屋檐下的墙面早已斑驳，但仍可见各种花鸟虫鱼壁画，大门前简单又古朴的柱础石，处处都散发着古典的味道。

林家宅是十八行村现存最古老的宅院。林家宅，又称九牧堂。十八行村党支部书记林运椿说，十八行村的先祖是在明朝正统年间从福建莆田迁来的，这块祖传下来的九牧堂堂号牌匾，代表了这个村子林姓家族的起源。

传说九牧堂是皇帝赐的匾。据考证，九牧堂之名始于唐代，闽林始祖林禄的孙子林披，字茂彦。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明经及第，官至太子詹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林披生九子，名萼、藻、箸、荇、晔、蕴、蒙、迈、箴，兄弟九人皆官居州刺史（州牧），时称九牧林家。九牧林家子孙繁衍之广、人才之多，堪称中华姓氏一大望族。

九牧林家自唐代开基，历经1200余年，世远分支，派衍闽、琼、台、浙、赣、湘、桂、川、黔等地以及东南亚各国，子孙繁衍海内外，后裔遍及五大洲。十八行村这支林氏遂以九牧堂为其堂号。

目前，九牧堂是文昌市重点保护文物。房梁和主体结构至今仍然保持着数百年前的原貌，就连门板、梁架木构件、公阁等处都有精美雕刻。房梁屋脊雕龙画凤，小院花木丛生，别有一番风味。

除林家老宅九牧堂外，这里的其他建筑大都有一两百年时间。几乎所有古房屋顶都以五彩瓦装饰，脊顶尾部则固定着造型古朴、色彩艳丽的石材雕件。屋檐下的墙面早已斑驳，但仍可见到的各种花鸟虫鱼壁画，大门前的柱础石，简单又古朴。有的古屋即使翻新了，也大都使用了原来的物料。

“几百多年前，先祖只建了一行老宅，后来子孙多了，房子住不下了，就把周围的地划分给子孙们，让他们自由建房居住。由于兄弟们不愿分开住太远，便按照先祖的建房模式围着这一行屋子建起了新房，从明朝到清末，慢慢地形成了今天的十八行格局。”说起村史，林运椿如数家珍。

古风犹存十八行

一祖一行，依序而居

『兄弟同心』筑乡风

“兄弟同心，邻里不欺”，十八行村的村民尤为在意兄弟是否同心。

可怎么做到兄弟同心？“先人规定，不管一个人以后在外面挣了多少钱，多么富有，他的房子都不能比别家的高。”林运椿说，每行屋子内住的都是由同一房分出去的兄弟辈直系亲属，在“行”的中轴线上，每进房屋的正厅前后大门都要上下对齐，以示“同心”；而“行”与“行”的住宅间，同辈的房屋必须高度相等，以示邻里相互平等。

“别小看了这个规定，正是这条规定古已有之，村里鲜少发生仗势欺人的事情。假如你想显摆，就会被人指点，所以多年来，大伙都默契地遵守这个约定。”林运椿说。

在十八行村行走中，记者看到，村子里的房子外形相似，高度基本齐整。有些房子因太老旧，屋主在翻新建房时也会遵照这个规定维修老宅。

另外一处极妙的景观在于，站在正屋的庭院上看，各家各户的正厅前后大门洞依次打开，由顶端可以一直看到底端的房子，视线非常通透。各家的门楼都建在正屋的一侧，形成规整的天际线。每行院落间都留有相当间距，形成村巷，这是各户人家出入的主要通道。

行走在村落间，踏在布满青苔的石板小径上，每走一步，岁月似乎在古墙上飞驰而过，恍惚间像是穿越了时光，好像下一刻就会从侧门中走出端着木盆前去洗衣的清装妇人，闭目聆听，仿佛还能听到数百年前儿童嬉戏时的笑闹声。

乡风民俗有传承

十八行村村口立有两块抱鼓石，鼓面雕刻乳钉，鼓面直径约1米，抱鼓石鼓座为对称的浪花状，浪花中心为侧立的石鼓。其形制之大，雕刻纹饰之精，在海南极为少见。抱鼓石，在古代是竖立在衙门官署门前，是古代官府的重要标志，后来成了家族出身显赫的标志。

村口不远处立着两块上马石，上马石呈台阶状，顶部剥蚀严重，侧面祥云状花纹却仍清晰可见。旁边还有一个古老的高1米有余的石水缸，下有底座，缸底周边浮雕为仰状莲花纹，腹外雕花枝、菜心等纹饰。

据说，以上这几件石器的主人是清朝康熙年间曾任江西省高安县知县林运健在世时所使用，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

在十八行村村民眼中，林运健不仅清廉，还是位爱民如子的好官。据村民介绍，林运健在位时，不仅生活清贫，还教育身边人，要洁身自好，体恤百姓。

十八行村村史记载，林运健有一次返乡，发现十八行村田地里的蚂蝗成灾，以致村民无法下地劳动。见此情形，林运健慷慨拿出私房钱，发动年轻人治理蚂蝗，直到村民能够下地耕种，保障了当年收成。

这样乐于助人的传统一直传承了下来，现在的十八行村民，依旧恪守传统。经济条件不好时，在南洋谋生的十八行村民会寄钱、寄物救济亲人和乡亲。物质条件变好后，他们又自发在村里重建小学、捐修道路，帮助家乡快速发展，始终以拳拳赤子心回报这片土地。

■ 本报记者 刘婧妹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拟发布的民宿管家等18个新职业信息，向社会进行公示。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民宿管家这一职业将被纳入新版职业分类大典。

民宿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酒店的非标品，民宿管家作为民宿产业的衍生品，一直在摸索中前进。

有人说，民宿管家是一家民宿的灵魂。许多来过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南牙村学而山房·邦溪水院民宿的游客，都对其民宿管家夏姐印象深刻。

夏姐，本名夏思，今年53岁。在做民宿之前，她从事教育工作，退休后才想去民宿工作这一想法，在心里埋了近10年。

为此，她几乎走遍了国内叫得上名的民宿。喜欢安静、崇尚自然的她，与学而山房·邦溪水院民宿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去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提前退休，顺利成为民宿管家。

也许，夏姐走情怀特色路线的民宿管理理念，会为我们思考民宿管家这一新职业带来不一样的经验。

我在民宿做管家

夏姐的诗和远方：

夏姐的早晨：民宿管家也是「民宿妈妈」

一想到民宿管家这一职业即将“名正言顺”，夏姐心中的底气又多了几分，就连门口的花草也更加可爱起来。“一帆风顺。”夏姐呢喃着，她想到了今天插花的灵感，于是，快速剪了几枝干叶回来，准备插花。

夏姐动作娴熟、行云流水，用散尾葵编织出两片“帆”叶，最后加上黄色的野茄子点缀，“成了”，不到15分钟，她一气呵成。在厨房的餐桌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摆放好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7时许，她放下插花，匆匆来到灶台边准备这一天的早餐。早上的客人较少，她可以轻松自在些。“昨晚提前跟客人沟通过，早餐他们想吃面包、牛奶、鸡蛋，比较简单。”

8时许，厨房响起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虽然客人吃得简单，但夏姐要准备的食物远不止这些。“熬上绿豆汤，再泡一壶西柚玫瑰绿茶、一壶熟糯米普洱茶，方便其他需

要入住的客人到店，随时都能吃喝。”她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一边说着，民宿偏远，客人一般都是岛内自驾过来，西线高速的服务区又远，所以我们多准备一些茶水，客人可以带到路上喝。

“您昨晚休息得好不好？”“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准备去哪儿转转？我们可以给您推荐。”“今天是否需要续住呢？”9时许，餐厅热闹起来了。做完早餐的夏姐没有放过这个与客人交流的绝佳机会，趁着客人用早餐的间隙，她与客人进行了快速却至关重要的沟通。

“客人提出的需求，能满足的都尽可能满足。要想当好民宿管家，多少要有些情怀，民宿管家很大程度上就是‘民宿妈妈’，除了管客人的吃喝，还要负责让客人心情愉悦，这是跟酒店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夏姐担任

民宿管家以来，得出的经验。

夏姐的工作经：从细节处提升用户体验

客人用完餐后，凳子还未坐热，夏姐马不停蹄收拾起来。“我有强迫症，一定要看到很整洁才舒服。”说来也特别，民宿的大门十分隐蔽，许多客人第一次来都是从未厨房进入。

有一次，一位从小红书上慕名而来的客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能从厨房进入的民宿，厨房一定要很整洁。还有客人评价：管家初次与客人见面，沟通的时间不足3分钟。

对待客人各式各样的评价，她如今已然是一颗平常心，不论好坏都能接受，而这一切都源自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是不对的，客人并不是统一思维。”“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没有差评怎么知道如何改进。”对于睡眠浅的客人，就在客房安排上动些心思。村里早上会有菜贩的叫卖声，这时她就早早告诉摊贩，到了民宿范围内就不用再吆喝。为了让客人有舒适的人住体验，夏姐尤其注意细节。

10时许，夏姐来到茶室，烧水、冲茶、点香、放音乐，从琐碎的工作中短暂抽离出来，她可以静下心来泡一壶茶，整理一下工作总结。

面对海南日报记者的到访，她倒了一杯茶，而后把手头上的工作总结与记者一起分享。“厨房垃圾每餐后及时清理，不要留在餐厅内，以免招来蚊虫。”“每餐使用过的电饭锅、炒菜锅清洗干净后保持干燥。”周工作总结台账本上，工整、娟秀的手写字力透纸背。

“每周进行总结，就会形成一个轨道，便于内部管理。”每周一次的总结会议由公司负责人召开，夏姐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在她看来这正是她学习的机会，接待的细节还有那些可以提高，都可以通过交流来改进。

热爱生活的夏姐：职业也可以是人生修行

作为民宿管家，夏姐常常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这也让她成长、改变了不少。对此，她很是欣喜。

插花，是夏姐的才艺，在进入民宿之前学过一个月的基础花艺课。“一开始我是学院风，但来到这里后，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至今觉得欣喜的是，南牙村的花花草草足以让她创作多种花艺作品。

聊天的氛围轻松愉悦，一炷香的时间过得很快，她提出带着记者去村里转一转。“民宿管家都是万能的，放下锅铲就是导游。”

在林下，一处圆弧形的座椅层层叠叠，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里是林下音乐舞台，可以进行长桌宴，村里的许多活动都可以在此举行。”在夏姐的观念里，民宿是根植于乡村的，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回馈与共享。“空闲时，我会给村里的妇女上花艺课、礼仪课等，时间长了大家都认识我。”

绕村一圈回到民宿后，天空已是乌云密布，夏姐仍旧回到厨房忙碌。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民宿更为雅致、宁静。雨柱如珠帘般挂在茅草屋檐，又落在水里，激起朵朵水花；被雨水润色的旅人蕉尽情舒展着身姿，绿得油亮；氤氲的水汽从林间漫开，与厨房里的烟火气相得益彰。

“会有觉得无聊的时候吗？”记者问。“在这里，我实现了人生理想，把爱好变成了工作，如果可以，我想一直待下去。”夏姐笃定地说。

采访结束时，雨势渐小，记者打算离开时，夏姐已将水壶倒满茶，又来到门口送别，而她这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夏姐喜欢插花。本报记者 刘婧妹 摄

学而山房·邦溪水院民宿一角。本报记者 刘婧妹 摄

十八行村民居。李幸璜 摄

十八行建筑群。

李幸璜 摄